

山地的文明

A stylized illustration featuring a large, textured red sun in the upper right and a range of green mountains with white highlights in the center, rendered in a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wash style.

龙云清 著

黔湘渝交界地区苗族社区研究

贵州民族出版社

山地的文明

龙云清 著

黔湘渝交界地区苗族社区研究

贵州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山地的文明/龙云清著.——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9.12

ISBN 978-7-5412-1744-9

I. 山... II. ①龙...①贵... III. ①苗族—社会生活—概况—凤凰县 IV. ①K28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07145 号

书 名 山地的文明

作 者 龙云清

支助出版单位 贵州省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办公室

责任编辑 张小玲

封面设计 夏一楠

责任校对 孙健峰 施亚瑜

经 销 贵州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贵阳经纬印刷厂

开 本 787 × 1 092mm 1/16

字 数 430 千字

印 张 25.75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2-1744-9

定 价 48.00 元

贵州省少数民族文字读物编审委员会

顾 问：郝桂华 姚朝雄

主 任：刘 晖

副主任：吴沛常

成 员：杨亚东 伍小芹 石锦宏 王秀旺 王梅梅

序 言

杨光林

龙云清通过我们贵州省苗学会秘书长麻勇斌向我转达一个请求,要我为他的书作序,我欣然答应。

本来,写序之类活动,我并不是很喜欢做,但自从2008年11月份被同胞们推到贵州省苗学会会长这个位置之后,许多事情似乎便不由自己的兴趣了。比如说,作序这种事,涉及苗学研究的著作,作者找到家里来了,就不好推辞。因为大多数致力于苗族研究的专家学者,都是我们苗学会的会员。我想,或许要我为其著作写序的人,本身就只是希望具有一定学术权威性的贵州省苗学会给予一点肯定而已。所以,我便把诸如作序之类活儿,当成会长的本职工作,尽力而为之。

之所以欣然答应为龙云清的这本书写序,主要是因为这本书研究的是黔湘渝交界地区的苗族。

位于黔湘渝交界地区的苗族,历史上被官家称为“红苗”。这部分苗族,在历史上曾经举行过多次震动朝野的大起义,因而备受官家关注。大概是因为这部分苗族总是不甘心放弃东方故土,而且确实太善战,官军剿之不灭、征之难服,不得已,才花费巨资,在腊尔山东麓筑起300多里长的“隔离墙”,名曰“防苗边墙”,企图阻止其向东进攻。这道“边墙”的历史与文化价值,如今被开发利用起来了。“边墙”被改称“南方长城”。据说,更名和部分修复后的“边墙”,旅游者甚众,开发者收益颇丰。历史上的“坏事”变成了当今的“好事”。

我对腊尔山区苗族印象最深刻的,是经常在电视画面上出现的花鼓舞和上刀山下火海绝技。花鼓舞,节律急促而亢奋、激昂而洒脱,似描述生活的舞蹈,更似演绎征战的舞蹈。上刀山下火海绝技,据说脱胎于苗族巫事中

向鬼神示强的一种法术表演,用意在于告知所有鬼神,不要恃强凌弱,否则巫师必定依靠刀山敢上、火海敢闯的无边法力,将其击败。这种绝技表演,被现代苗族巫者演化成了一种诡异而充满英豪之气的体育艺术项目,的确颇有创意。总之,正如已故的苗族作家伍略先生说的,这片区域似乎格外神秘,每一个生活在其中的人,心中似乎总是激荡着巫歌的意绪,总是怀着难以琢磨的胆气与雄心。

这本书,把腊尔山区的许多历史信息与当今的真实情况有机串联在一起。其所绘出的图景,既有历史的深度,又有现实的广度;既有文献记录的内容,又有鲜活于今的文化事象说明。透过书中描绘的若干文化细节,你很难不对腊尔山区苗族明朗的人文精神特点产生深刻的印象,很难不对这片土地的历史产生复杂的感情,很难不对这里生活的人们产生敬意。概而言之,龙云清的这本书,以人类学和文献学而不是文学的形式,给读者展示了一幅颇有奇异之美的画卷,读之令人回味无穷。

这本书,田野调查资料非常扎实,细节描述非常精细,文献资料运用非常巧妙,见解独到而新奇。从我的角度看,这本书无疑是苗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

近年来,苗学研究越来越兴旺,成果也越来越丰硕。这是国家之幸,民族之幸。但是,对于苗学学科发展这项没有止境的大事业来说,我们的工作仅仅是开始。所以,我经常同我们苗学会的同胞们说,我们的苗学研究,要全面而不是单一地向纵深拓展,要关注过去,更要关注现在和未来。苗学研究,对于我们来说,是新生事物,是前所未有的事业。这项事业能否不断向前推进,关键在于我们能否用心去探索。只要我们每一个热爱苗学的人,都能够用自己最熟练的科学方法,对一切可以触及和可能关注的问题进行分析,努力寻找其内在规律,形成自己的研究成果,我们就能够聚沙成塔,最终建起苗学学科的万丈高楼。

龙云清的这本书,没有多少生涩的理论阐述,很是朴实,确实是一本很有价值的书,相信读者阅读之后,定会有所裨益。

2009年10月于贵阳

(本文作者系贵州省苗学会会长,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

前 言

在这本书中,我将把腊尔山区苗族的情况当作一个整体来进行描述。之所以要当作一个整体,是因为这片苗区的村寨大小不一,各有短长,各自保存的文化因子不一样。如果忽略了它的整体性,势必难以做到客观和公正。比如:有的村寨有巫师,有的村寨有药师,有的村寨有武师,有的村寨有仙娘,等等,存在着很多需要互补的问题。

这片区域的苗族人自称“果雄”(ghaob xongb),至今会说苗语的大约还有 80 万人,此外还有 100 多万人失去了本民族语言,用汉语做交际工具。他们都是历史上“红苗”的后裔。《明实录》记载:“红苗者,环铜仁、石阡、思南、思州四府,东连楚,西接蜀,周匝二千余里有余。”所指的就是这个地区。

从 1:600 万的中国地图上看,这个地区只有一粒玉米大,位于贵州、湖南、重庆三省市交界处。但是,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地区,自明清以来一直牵连着中国的神经中枢,影响到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诸多方面。嘉靖年间,龙西波、吴黑苗曾经率领其部属盘踞在此,与明军打了 13 年的拉锯战,一度拖得当时的中央财政捉襟见肘,令各级官吏非常头痛。谢东山在《议处铜苗事宜疏》中说:“自古用兵,未有大得志于蛮夷者。”结论的依据便是取材于这个地区。万历年间,明王朝为了治理这片苗区,将苗民划分为“生苗”和“熟苗”,专门修筑了一堵 380 里的隔离墙。这堵隔离墙盘桓曲绕于这片苗区的腹地,把一片完整的苗族聚居区一分为二,历史上叫做“苗疆边墙”。类似这样的长墙,在中国的南方仅此一处。2002 年,古建筑专家罗哲文先生应邀来到湘西考察时,把它命名为“中国的南方长城”。清朝乾隆、嘉庆年间,石柳邓、吴八月又在这里率众起义,《中国通史》上称之为“乾嘉苗民起义”。这支义军虽然不曾攻入中原,但是却给清王朝的统治根基造成了严重的创伤。云贵总督福康安,四川总督和琳,贵州提督花连布、彭廷栋,镇筸镇总兵明安图,永绥协副将伊萨纳,永绥厅同知彭凤尧,乾州厅同知宋知春等 200 余名

高中级将领死于此次战事。这种情况,在大清王朝的军事史上还是比较少的,因此有的学者把这次战争称为清代的“中衰之战”,是大清王朝由盛转衰的开始。民国时期,湘西王陈渠珍、青帕苗王龙云飞等,在这里拥兵自重,亦正亦邪,与国民党中央政权若即若离,使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先生焦头烂额,视为心腹之患。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由这片区域里引出并波及全国的问题也不少。2003年,国家公安部制定的“五条禁令”的出台,直接的导火线便是由这里的一个小小派出所催生。而松桃民间的制贩枪支问题,也一直引起中央人民政府的高度关注。

这片区域不仅经常给历代中央政府惹出不少麻烦,也经常为国家主权的完整和人民的安康作出重大贡献。明代中期,这里的苗族人曾经多次被组织到东南沿海地区参加捉拿日本海盗的行动。《湖南通志》记载:“国朝抗倭,颇赖苗兵之力”,所指的就是这片山区的勇士。清朝中期,这里不断“化犷悍剽疾之俗为刚武强健之才”,松桃厅人杨芳在平息新疆张格尔叛乱中,生擒张格尔,被道光皇帝赞为“黔省之英”,绘像紫光阁,封为一等果勇侯,并授予太子太保、建威将军、荣禄大夫、紫禁城走马等头衔。太平天国起义时期,曾国藩组建湘军的时候,最喜欢的兵源也是镇筴兵,而镇筴兵实际上就是来自腊尔山区的苗民。此外,陕甘总督杨岳斌、贵州巡抚田兴恕、湖北提督欧阳华坤等,都是由这片区域的苗寨里走出去投军的书生。民国时期,首任内阁总理熊希龄、著名作家沈从文、八一南昌起义将领欧百川等,也是从这片山区里走出去的苗族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片区域里更是人才辈出,光彩夺目。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苗族青年龙世昌在朝鲜战场上用胸膛顶着爆破筒把敌人的地堡炸掉,在上甘岭壮烈牺牲,被中央人民政府授予“特等功臣”的称号。战争影片《英雄儿女》中的王成形象便是由龙世昌的英雄事迹演绎而来。

此外,这片区域的民族民间文化也自成一派。沈从文先生的小说和散文中,有很多鲜活的细节常常令中原的读者觉得不可思议。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中,大凡放蛊、放毒以及治疗奇毒怪症之事,也大都声称是来自这片苗区,闹腾得很多中原侠客谈苗色变。严格上说,他们的描述一点也不过分。现存于这片苗区的很多独门绝技也仍然令山外面的人们感到匪夷所思。比如上刀山、下火海、捞油锅、吞卡子水,等等,很多国家和地区都留下过他们的演技者的足迹。

虽然这片苗疆蕴藏有很多独特的文明,但是对它的研究却一直显得非常不足与零碎。有很多领域,至今仍然很少有学者涉足其间,很多风俗和文化不断地被功利性很强的人们反复地嫁接着,把一幅完美的图画弄得斑驳陆离。2000年以来,我便开始着手搜集各种有关的资料,试图对这个地区作一个系统的描述。因为不是为了赶任务,所以我做得很慢,整个过程就像玩耍一样。遇到想不通的时候便坐下来看书,或者到村子里走一走,在田间土坎边向村民们询问一些他们能回答的问题。断断续续写了十多年时间,这只“箩筐”才开始锁口,形成了今天的这个模样。

不过,企图通过一本书而把一个地区中的一个古老民族的方方面面全部说清楚,显然是非常幼稚的想法。因此,我自始至终便不敢有这样的期望。我写作本书的目的,只是为了尽一个书生的本分,尽量把一些问题思考得细一些,把调查做得认真一些,表述方式朴实一些,让人们对这个地区多一点了解,少一些误会。

目录

前 言	(1)
第一章 腊尔山区的居民及其生存环境	(1)
第一节 河流和山地	(1)
第二节 “生苗”与“熟苗”的问题	(6)
第三节 苗寨的布局及其主要构件	(9)
第四节 房屋观及建房仪式	(26)
第五节 寨子之间的关系	(39)
第六节 营盘碉堡的形成及其对苗族社区的影响	(48)
第二章 恋爱·婚姻·家庭	(56)
第一节 苗族社会的婚姻圈	(56)
第二节 亲属称谓与婚姻观	(58)
第三节 姓氏、年龄和辈分结构错位状态下的亲属称谓	(60)
第四节 传统婚姻的形态和礼仪	(61)
第五节 几种特殊的婚姻形态	(68)
第六节 唱歌·恋爱·约会·私奔	(72)
第七节 处理婚外情的一般方式	(81)
第八节 女性地位	(84)
第九节 苗汉通婚问题	(87)
第十节 苗姓·汉姓·村寨结构	(92)
第十一节 分家与财产继承	(98)
第三章 传统饮食的方式	(100)
第一节 调味品的种类及其对苗族人的生活的影响	(101)
第二节 食品的加工与储藏	(107)
第三节 酒和饮料	(118)

第四节	灶具、餐具和烹饪的关系	(121)
第五节	饮食态度和饮食礼仪	(125)
第六节	筵席的层次和类型	(139)
第四章	语言与歌谣	(141)
第一节	方言·次方言·土语及其分布	(141)
第二节	苗语区的收缩及其面临的危机	(142)
第三节	记音符号和记音工具的发展	(147)
第四节	苗族人的世界观与表达方式	(154)
第五节	苗歌的故事	(164)
第五章	服饰与歌舞文化分析	(172)
第一节	服装的变迁与笙舞文化的失落	(172)
第二节	发式的变迁与意识形态之关系	(176)
第三节	长长的头帕	(180)
第四节	鞋与绑腿的考察	(185)
第五节	以银为饰的族群	(189)
第六节	五彩斑斓的服饰	(196)
第七节	传统灯舞和鼓舞	(203)
第六章	苗族人的经济学观测(上)	(214)
第一节	田土的概念	(214)
第二节	稻田管理方式	(217)
第三节	朴素的天文概念与农业生产的关系	(230)
第四节	计量方式	(233)
第五节	劳动效率分析	(237)
第六节	传统的储藏方式	(247)
第七节	传统养殖业	(249)
第八节	明清时期的地主	(256)
第九节	农业税的问题	(258)
第十节	狩猎的方式和类型	(261)
第十一节	采集的记忆	(266)
第七章	苗族人的经济学观测(下)	(273)
第一节	油房和磨房	(273)
第二节	造纸	(277)

第三节	传统的交易方式和结算方式	(280)
第四节	交易场所的形成及其特点	(287)
第五节	经纪人及其暗语	(291)
第六节	商务主体的变易过程	(292)
第七节	传统的运输方式及其对经济的影响	(294)
第八节	闲散之风和赌、抢、偷的关系	(298)
第九节	馈赠、送礼和酬金对经济的影响	(302)
第八章	巫与医的关系及其社会学分析	(308)
第一节	语义上的疾病观	(308)
第二节	巫与医的关系	(309)
第三节	巫医咒语	(313)
第四节	拜寄的基本特征及其社会学意义	(322)
第五节	从巫医看苗族人的性格和文化特征	(327)
第六节	苗医的传统诊疗特点	(329)
第七节	苗药的疗效和影响	(331)
第八节	苗医与中医的分析比较	(334)
第九章	神鬼的空间和巫师的地位	(337)
第一节	神鬼的故事	(337)
第二节	“巴兑熊”(beax deib xongb)及其主要巫事活动	(342)
第三节	“巴兑扎”(beax deib zhal)及其主要巫事活动	(363)
第四节	“呼清”(hud nqend)及其咒语	(379)
第五节	“巴兑迁阶”(beax deil gand giead)及其主要仪轨	(383)
第六节	“布勾娘”(nbud goud niangx)	(385)
第七节	巫师的主要法器和民间的避邪纳吉之物	(388)

第一章

腊尔山区的居民及其生存环境

第一节 河流和山地

腊尔山区的河流全部是通过沅水注入洞庭湖,然后进入长江,所以从大的方面说属于长江水系,从小的方面说,属于沅江水系。沅水是中国历史上很有名的一条河。春秋战国时期,屈原曾经被流放到这条河流上,并写下《离骚》、《九歌》、《九章》等著名的诗篇,这条河流从此被罩上了一层浓浓的文化气息。东汉时期,伏波将军马援带着三万将士到武陵地区征剿当时被称为“五溪蛮”的苗族人,在这条河谷里绕了几道圈之后,便遭到“战士死者过半,援亦中病”的重创,不久马援亡故,史称“军没”。明清时期,经过无数腥风血雨之后,谢东山在《议处铜苗事宜疏》中得出一个结论:“自古用兵,未有大得志于蛮夷者”。不能“大得志”的原因不仅与这里的“苗性难驯”有关,也与当时的交通运输方式有关。那时候,在陆路交通不是很畅达的地区,“舟筏之路优于车马”,许多运输线都是顺着水路延伸和铺开,但是顺着水路前进与顺陆路前进大不相同。顺陆路前进可以梯队式推进,连营带碉,稳扎稳打,遥相呼应;而顺水路前行往往在转过几道湾之后便把人载入到陌生的异域环境,直接面临的是语言不通、环境不熟、补给不足、饮食不调等问题。三国时期,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曾经把自己征伐南方的经历称为“深入不茅”。事实上,他所指的并不是那片地域没有人烟,而是暗示指自己到了一个不熟悉的陌生环境,对眼前的这片少数民族地区一无所知,一点把握都没有。

从文献的记载来看,沅水历来是这个地区载兵员、运辎重、输民货、传信息的重要通道。1 000 年前,只要离开洞庭湖进入沅水就算进入了苗疆。现在则需进一步上溯,走到河流出现了急滩,两岸由平地变成了高山和峡谷的时候,才能逐步感受到苗乡的气息。由沅水进入这片苗疆的主要河流是酉水、武水和辰水,这三条水就是历史上“五溪”中的三溪。因此,这个地区的人群又被称为“五溪蛮”。

顺着酉水向上走,越走苗风越浓,到了茶洞就可以算是到了苗疆腹地。茶洞是沅水流域酉水支流上的一座河边小镇。沈从文的中篇小说《边城》的地域母体就是从这个地方脱胎而出。茶洞位于重庆、湖南、贵州三省交界处,历史上既是一个重要的商务码头,又是一个镇锁苗疆的重镇,叫做永绥协。与茶洞相距不远的秀山县,历史上也是一个大兵营,叫永宁协。环绕在腊尔山区周围的兵营,清朝中期主要有永绥协、永宁协、松桃协、铜仁协和镇筴镇。驻防有马步战兵约 15 000 多人。

茶洞的风光现在仍然很美丽,只是它的古城墙已经坍塌毁坏多年,走进再去也感觉不到折戟沉沙的味道。由茶洞顺着河流上溯,船在水面上行走,两岸崖岩耸立,一路上皆是兵营遗址,有晚森汛、潮水汛、木树汛、石花汛、大平茶汛,然后到达一个扼控黔苗咽喉的大兵营——松桃厅。因此,这条河流沅水以上、茶洞以下称酉水,沈从文小说中又称白河。茶洞以上称松桃河,有两个段落又叫清水江和明镜江。白河之称源于苗语。苗族古歌中常把沅水和它的支流称为黑水、白水、乌水等。

腊尔山区的集镇大都与军事有关,几乎可以说,有驻军的地方就有集镇,有集镇的地方往往有驻军。这一方面是因为商民们需要得到驻军的保护,安定地经营;另一方面驻军也需要得到商民的供养,调节枯燥的军旅生活。因此,松桃厅城不仅是一个控制这片苗疆的一个大兵营,同时也是一个商贾云集的通商口岸。苗语称松桃城为“蓼皋”,现在是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的驻地。清朝中期被道光皇帝称为“黔省之英”的一代名将杨芳便出生于松桃厅城。雍正十一年(公元 1733 年)以前,这里还是一座小小的苗寨,现在已经是一座熙熙攘攘,颇为繁华的小城。由松桃城再顺河上溯,地势便开阔起来,两岸良田绵延、人民丰足,不足十里处一河分为两河。两条河的上游也是兵营连绵。右侧一支河水苗语称“务了”(ub liol),沿途有地耶河营、镇江营、黑坡城、双凤营,直达乌罗长官司驻地。乌罗长官司是这片区域最早的苗民长官司,建于唐代,驻地搬来搬去,一段时间驻乌罗镇,另一段时间驻孟溪镇。河流两岸,时而田园秀美、人烟密集,时而危崖高悬,杳无人迹。左侧一支水流苗语称“米务”(mil ub),沿途有长岭营、龙头营、太平营、猫猫营、石岷卫,直达平头著可长官司。平头著可长官司建于元代,也是这一带颇有实力的苗民长官司。河流两岸沃野连绵,风光秀丽。这些水流,在地方政府印刷的正规文书中,都称沅江水系。

此外,酉水通向苗族聚居区的另一条重要支流是苗河。这条河发源于花垣县境内的摩天岭,盘桓曲绕于苗疆腹地,数十里闻不到汉语的音符,故历史上又

称之为“苗河”。有的地段良田延绵,人民丰足;有的地段则是峡谷和地缝,险恶异常。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地方政府把苗河改称兄弟河,但是民间仍然是以苗河称之。苗河边上的花垣城是历史上永绥厅的驻地,现在是湖南省花垣县的驻地,也是一个人文繁茂的小城。

由沅水进入腊尔山区的另外两条重要的支流是武水和辰水。武水又称武溪,发源于花垣县老人山、火焰洞一带,至河溪镇分为两河。左侧一条支流称沱江。沱江上有一个集镇叫凤凰城,是苗族作家沈从文和“中华民国”首任内阁总理熊希龄先生的故乡。历史上,这里曾是五寨长官司的驻地,后来又是凤凰直隶厅和辰沅永靖兵备道的驻地,现在是湖南省凤凰县的驻地,镇筵镇总兵长期驻防于此,现在还保存有不少的城墙和小巷,吸引着休闲度假的人们。明清时期腊尔山区充满血风腥雨的战争之河——鸟巢河,便是通过沱江经武水而注入沅水。右侧一支河流称峒河。峒河岸边的苗寨里有一种精美的刺绣,史称峒锦,明清以来一直是苗疆绣品的骄傲。峒河边上有一座繁华的小城叫吉首,明清时期只是一个小小的苗寨,叫做所里,现在是湖南省湘西自治州的驻地,并有枝柳铁路由城区通过。清末民初常有一些商贩到所里收购桐油、茶油、毛皮、药材等“溪货”,通过峒河运到常德、汉口等地售卖,渐渐地便繁荣了起来。民国时期,因抗战军兴,华东、华北地区的大量官员、学生和商民向西南地区撤退,所里因其区位优势而迅速得到发展,成为这片苗疆的一个重镇。1952年,所里被确定为湘西苗族自治州的驻地后,根据苗语记音更名为吉首。离所里大约7公里处有一座城池叫乾州,是清代乾州厅的驻地,也是明清时期镇守苗疆的重镇之一。清代著名苗族将军,陕甘总督杨岳斌就是乾州厅矮寨人。我们经常听到一个名词叫镇筵。镇,是指乾州;筵,是指凤凰。镇筵就是由镇和筵两个概念组成。现在由于吉首市的不断扩容,乾州和吉首已经完全融为一体,成为这片苗区最繁荣的中小城市之一。

辰水又称辰溪,源于梵净山。顺辰水上溯,到麻阳城称锦江。麻阳城是湖南省麻阳苗族自治县的驻地,也是新中国第一任铁道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滕代远同志的家乡。这里不仅保存有一些盘瓠崇拜的遗迹,历史上也是一个很有影响的苗商集散地。武陵五溪地区的大量苗商都曾经聚集于此。他们打造的麻阳船非常精致,既适宜于在浅滩急流中转弯换舵,也经常往来于洞庭湖上。沈从文先生《湘行散记》中描述的麻阳商人头戴瓜皮帽,腰间系着竹烟杆,脚上穿着皮靴,体态壮硕威武,颇善于精打细算。1998年,我到麻阳参加过一次端午节,发觉麻阳的水手也很有意思。他们划龙船比赛时,并不是像其他地方的人

那样在缓水地带角逐,而是在急水之流逆流而上,个个奋勇争先,龙船跑得比鱼还快。麻阳,苗语称“莫央”,苗族古歌中经常提到这个地名。腊尔山腹地的许多苗寨,比如盘信镇大湾村的滕家、正大乡地容村的沈家等,都声称先辈是由麻阳迁来。大湾村村民滕有德的墓碑上,还明确写着:“祖籍麻阳县人氏”。由麻阳城溯流而上,进入贵州省境内的第一个集镇叫漾头。漾头在历史上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商埠码头和施溪漾头长官司的驻地,也是明清时期铜仁驻军的重要物资供应站。由漾头上溯二十余里便到铜仁城,苗王龙西波率队攻击铜仁府之前,曾派人先到漾头一带拦截明军的辎重粮草,使铜仁城里的驻军非常惶恐。铜仁是一个苗语地名,叫 dongt rend,意思是四面环山的底洼之地。元代时这里是铜仁大小江蛮夷长官司的驻地。明代设置铜仁府的时候,府城外还是“寸地皆苗”,贵州总兵曾一度驻防于此,并提调镇筴驻军,很多次剿苗的战书和政令都是由这里发出。清代初期设有铜仁协,腊尔山台地上的营汛,有一很大一部分曾经是归铜仁协统领。康熙四十三年(公元 1704 年)铜仁府设理苗同知于正大营,专门处理苗区的事务。雍正八年(公元 1730 年),正大营理苗同知移驻松桃之后改为松桃厅。嘉庆二年(公元 1797 年),松桃厅升为直隶军民厅,直接隶属贵州布政司。腊尔山坡东一带苗疆,很长的时间里仍然是属铜仁府管辖和钳制。比如正大营、构皮汛等驻军直到清末仍属铜仁协管制,正大营县丞也是由铜仁县派遣。坡东六汛、坡西八汛的农业税分为水粮和旱粮,旱粮由松桃厅征收,水粮直至光绪年间仍由铜仁府代为征收。腊尔山台地上的构皮河、苏麻河、官舟河等,都是先汇入锦江上游的小江,到铜仁府城外与大江汇合后,才滔滔向东流去注入沅水。总体说,这片苗疆位于沅水上游的众溪之间,周围都是汉族,类似一个孤岛。这个孤岛的**中心就是腊尔山。

腊尔山并不是武陵山脉的主峰,因此算不上巍峨。武陵山脉的主峰是梵净山。明清之际,梵净山影响最大的主要是佛教,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影响在腊尔山并不突出,至少对于中央王朝来说是这样。我随意翻了一遍到手的部分清史档案资料,发现乾隆五十二年(公元 1787 年)到乾隆六十年(公元 1795 年),短短 8 年间,就有 300 多份奏折飞向北京的紫禁城,专门汇报和研究腊尔山的事。那一段时间,梵净山相对来说要平静得多。从语言学的角度考察,腊尔山也比梵净山更适宜于包容。梵净山是中国西南地区的名山,危岩耸立,大气磅礴,山体蟠结极其宽大。梵净山西面的德江县有一块 100 多年前由地方政府官员撰写的碑文,名叫《移建安化县碑》。碑上的文字记载:“黔之东,铜思所属有梵净山焉,高耸数千仞,绵延六百里,向为苗族人所居。”十几代人的光景,梵净山周

围 600 里,苗语竟像秋天的枫叶被北风吹落得干干净净。苗族的语言,在这个地区就只剩下一个腊尔山仍在 using。

腊尔山海拔 1 117 米,周围是一片缓缓的丘陵。很早以前,朝廷的一些官员在奏书和日记中通常把这一带丘陵称为腊尔山台地。这个台地的平均海拔 700 米左右,风大、雾多,很适合修飞机场和高尔夫球场。它的血脉是一些蜿蜒错综的小溪,溪水的源头多数是从溶洞里流出来,在地表盘绕一圈之后,又流入溶洞中去,给人一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神秘感。溪水四季清澈,冬暖夏凉,用它种植出来的稻米非常好吃,揭开锅盖的时候,米饭的表面呈现出一片小孔,小孔的周围就像铺有一层薄薄的油花。腊尔山主峰的旁边有一个村子叫“代冷”(deb lens,又称十八箭),出产一种红色的米,剥开稻壳,红彤彤的米粒像一颗小小的朱砂,从米皮一直红到米心。红米煮在锅里,香气随风可以飘扬三里远。这一带的小伙子非常健壮,姑娘也十分水灵。在腊尔山台地行走或考察,景色谈不上很美丽,但是亮亮的天、绿绿的树、悠悠的风,总是伴随在你的左右,即使一个人独行,也不觉得孤单。

康熙二十九年(公元 1689 年),辰州知府刘应中深入腊尔山腹地“谕降”苗民时,一路见到这片苗族社区“山愈高而秀,水虽浅而清,林木蓊翳,上下禽声”“土黑而肥”“有田有塘,如沃壤焉”时,连连叹道:“殆天亦生此以养诸苗也!”“殆天钟此以存苗种乎!”

但是,这片苗区的河流并不都是溶洞的水,地形也不全是丘陵。或者说,溶洞水的数量只相当于一面大磨盘上的一根头发,丘陵也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更多的还是深山。人们为了求生存,不得不长期与山为伴,在很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生存。1995 年夏天,我与堂哥龙正获到他的岳父家去。那是八十坡脚下的一个小山村,地名叫三角庄。山很大,沟也很深。我们由太平营出发,先是顺着一条小河在山谷里盘旋,高一步矮一步,反复在山谷中的小溪里趟来趟去,脚掌被清凉的溪水泡得像剥了壳的竹笋,又白又皱。堂哥一边走一边指着右边山上的一个小寨子说:“那个地方叫平将土。有很多柚子树,柚子很甜。打柚子的时候,要先叫几个小孩在树下站着,不然柚子落下地,不及时捡,就会滚下山沟,永远找不回来。”

走到一个叫三岔溪的地方就离开山谷开始爬山了。山风吹拂着路边的小树,发出呼呼的响声。我的额头上流淌着大颗的汗珠,衣裳早被咸咸的汗水湿透,喉管里一阵一阵地冒着白烟。这时,我的视觉早已忽略了苗山的美丽,鼻孔也不再闻到树木的清香。我和堂哥都一门心思地走路,注意着脚下的沙粒。如